

新疆變色前後

——堯樂博士傳之卅六

李郁塘

僑生回國唸「暨大」的。

第三：對海外僑居地區絕沒有政治上的影響，尤其是用「暨大」不用「僑大」，更沒有此一顧慮。試問在整部華僑史上，因國內教育而影響

到邦交的，有何事實可證？

我贊成恢復暨南大學，這是我日來沉思的一得，故敢作此一披肝瀝胆的獻言。尤有進者：目前海外華僑教育已進至社會教育、家庭教育代替

學校教育（因各地限制僑校設立）的時代，今天最重要的是打開國內與華僑社會「中國化」的管道，使其出入無阻，四海之內皆兄弟，海角天涯若比鄰，建立一世界大同、鳥語花香的天地。

陶峙岳接替宋希濂

民國三十七年六月底，筆者接奉內政部警察總署署長唐縱之命，由哈密西上迪化，就任新疆全省警政主管之日，正是陶峙岳重作馮婦，再任新疆警備總司令之時。這已說明，史達林向張治中提出違情背理的抗議，已經生效了，也就是宋希濂已被犧牲，被迫離新了。不過在時間上來說，由提出抗議至宋希濂離新，歷時十個月，這不是張治中拖延有術，實因去人容易來人難使然。其中原因，物色新人的條件，第一要能知曉西北軍政；第二在思想上，外要親俄，內不反共；第三還要事事俯首聽命。本此三原則，想在迪化與蘭州物色如此這般的一位上將，屈指可數，無法辦到，必須趕到南京去想辦法。無如到了南京以後，既不能明邀親俄親共者，即使暗找也很難覓得如意人選，因而很快就過了半年。史達林號稱世魔，說的話一定要兌現，於是下令駐華大使羅申與迪化總領事波米諾夫，近者函促，遠者電

催，迫使張治中就範換人。

張治中無法再拖延，乃於三十七年五月初，呈請國防部先將宋希濂調離新疆，加以應付，所遺新疆警備總司令要職，在無法物色新的繼任人選情況下，只好讓陶峙岳重作馮婦。蓋因陶峙岳頗合用人三原則：第一、他在西北服務軍旅，已有十年之久，對西北軍政都瞭如指掌；第二、他在擔任首任新疆警備總司令時，根本不言反共抗俄之事，頗合俄人胃口；第三、他升任西北軍政副長官時，可說脫離胡宗南將軍的節制指揮，對張治中心懷感激，為了感恩圖報，今後自會唯張的馬首是瞻，張治中也就視陶為其左右手了。

折，陶峙岳再度就任新疆警備總司令之日，已是民國三十七年七月一日了。

宋希濂上將被迫離新後，依官職的順序，第二個被開刀犧牲的，就輪到楊德亮中將了。張治中以西北軍政長官的職權，調動一位中將，自然容易多了。他首先下令將楊將軍東調蘭州，出任虛懸年餘的長官部中將參謀長，繼調原任長官部政治部中將主任趙錫光，由蘭州前往喀什，繼任四十二軍軍長，兼新疆警備總司令。因趙錫光在長官部政治部主任任內，坐不言反共，立不語抗俄，一向與張治中一個鼻孔出氣，當然會被重用

楊德亮田子梅調職

陶峙岳自升任為西北軍政副長官後，就常坐鎮蘭州，主要的任務是籠絡二馬（馬步芳與馬鴻逵），為張治中維護「西北」王位。於今兼任了新疆警備總司令，就得常駐迪化，但蘭州是西北軍政重心，必須有得力大員坐鎮，張治中便將其鐵心豆瓣劉孟純由迪化調返蘭州，代他代折代行，週旋於甘、青、寧、新四省。因為有此諸多週

楊德亮將軍被迫離新一事，新疆人深感不平，覺得冤枉。史達林向張治中抗議，要求調離駐新反共將領，當然是根據外蒙軍侵新未果，與吐鄯、托三縣武裝暴動未成而來的。然而此兩事，根本與楊德亮扯不上關係，因當時楊將軍甫接

任南疆警備總司令，遠在三千里以外的喀什，正埋頭苦幹，作其保境安民應作的工作，跟北疆的軍事衝突與亂民暴動，可謂參商兩端，風馬牛不相及。張治中竟不分青紅皂白，硬是挾住楊德亮的脖子，逼迫他離新疆，真是豈有此理，冤枉透頂！

其實在骨子裡，史達林忌恨楊德亮，尤過於忌恨宋希濂。因楊德亮是一位回教將軍，而南疆是同民聚居之地，有人的地方就有清真寺，楊德亮每日每週，每藉做大小禮拜的機會，先求民隱民瘼，繼之對症下藥，解除民苦，為民造福。時日一久，軍民就水乳相融，打成一片，他的一言一行都能獲得居民的信服。最明顯的例子，如省議會成立時，適楊德亮督省洽公，他就在清真寺內，向七區省議員舉薦正副議長人選，結果竟如他所舉薦，就是明證。楊將軍出任南疆警備總司令後，就想作班定遠第二，為漢朝保住西域，也想作劉錦棠第二，要將新疆建設成富庶的行省。楊德亮的所作所為，被史達林看在眼里，恨在心頭，深感此人不去，他的侵新計劃就要落空，永無實現可能。由此可知，楊德亮將軍焉能不被迫離新呢？

史達林提名道姓，要張治中迫離新疆的第三位將領，就是當時任二二一師師長，兼任吐、鄯、托警備司令田子梅少將。但在田子梅心目中，他的離新是自請自願的。此中原委只有筆者得知其詳，今將四十年前的一段秘辛，追述於後：

陶峙岳於民國三十七年七月一日再度出任新疆警備總司令後，直屬警總的二二一師田子梅少將，因頂頭上司易人，乃崙程由駐地吐魯番趕來

省城。蓋因田將軍入新雖最早，多戍邊陲各縣，陶峙岳雖二次出任新疆警備總司令，但他因現實環境限制，尚未見過陶的廬山真面目。而筆者與陶早在河西走廊首府武威就認識，在新疆早已相識多年，所以田將軍到迪化後，便邀筆者為介紹人，前往晉見陶峙岳。不意當我們二人乘車抵達總部大門時，却被門崗攔阻，回說陶總司令新官上任，依據行客拜坐客的慣例，也正出去拜會有關官員。我們謁陶未果，只好轉往新二軍葉成軍長的公館，去拜會葉軍長。因葉、田二將軍雖同駐新疆有年，但駐地相隔甚遠，過去都僅聞其名，尚未見過面，也有拜會的必要。我陪同田將軍抵達葉公館，當由筆者作了介紹人，彼此正在寒暄，尚未落座之際，陶峙岳適時來到，便由葉將軍介紹陶、田二人認識。

談徐蚌會戰判忠奸

這時正是國共醞釀徐蚌會戰的前夕，我們四人便談到這個非常引人關切的話題上。田子梅將軍一向心直口快，首先提及此事向陶發問：

「現在國共雙方正在徐州地界醞釀大會戰，敬請總座為我們論斷一下會戰前途。」

「你看如何？」陶峙岳未答之前，先來了一個反問。

「我看前途樂觀。」

「你憑什麼樂觀呢？」

「國軍往昔剿共，每多徒勞無功，就因抓不住共軍主力。然而此次在徐州附近，總算把陳毅與劉伯誠兩大股共軍吸住，大戰一經爆發，就可

一鼓作氣，將共軍殲滅。」

「你憑什麼力量可一鼓作氣，將陳、劉兩共軍殲滅呢？」

「據最近報載，我方現有黃伯韜、邱清泉、黃維、孫元良、李彌五大兵團，進入這一戰區。此外還有蔣緯國將軍所率的裝甲兵旅，再加上所有的空軍助陣，合計我方有百萬大軍的力量，還怕解決不了陳、劉兩共軍嗎？」

「你知道陳、劉二軍的實力，目前又如何呢？」

「這個報上沒有說，我們遠在新疆，怎能得知呢？」

「哈哈！」陶峙岳來了一次輕蔑的冷笑後，才接著回駁田子梅說：

「兵家有云：『知己知彼，百戰不殆』，於今你僅知己而不知彼，何能斷言一舉殲敵呢？我以為共軍往者不敢和國軍正面對抗，是他們既知己又知彼，才取避戰策略。於今陳、劉二軍竟敢和國軍面對面硬碰硬作殊死戰，此一大膽行動，絕非冒險盲動，自有力量憑仗。我就依此推斷，此次徐州會戰前途，我方不容樂觀，多半凶多吉少。」這是陶峙岳對徐州會戰的看法，也算是對田子梅將軍的回答。

坐在主人座位的葉成中將，乘陶、田問答告一段落後，接著說：

「依總座此一論斷，徐州可能難保，那麼我方退而固守蚌埠又如何呢？」

「徐州乃四戰之地，自古為兵家所必爭。如徐州不保，蚌埠亦難守。」

「再退一步來說，若守淮不成，退而守江，

當可隔江對峙，形成南北對峙局面，雙方僵持下去。」

「自古守江者，必須先守淮，守淮不成，守江亦不成。」

葉將軍認陶峙岳的回答有辭窮之嫌，理由欠足，便又補充已見：

「長江水深面闊，自古天險，於我我方守江，除了步兵以外，上有空軍偵防，下有海軍截堵，他們僅憑步兵血肉之軀，以人海戰術前來搶渡，豈不是自動向閻王爺報到，前來找死？那能渡過長江呢？」

「你要知曉，敵人會在你海空軍不能發揮戰力時，才搶渡呀！同時，江南地方原就是共黨老巢，而且現在新四軍的大本營，還不是盤踞在江南地方嗎？」

陶峙岳此一回答，頓使葉將軍語塞，一時無法回駁。憋著一肚子悶氣的田子梅，乃乘陶、葉二人無語之際，又說：

「總座此一論斷，可說又成了『知己知彼』的高見。爲了徐蚌會戰前途着想，應將此一高見迅呈最高當局，對於會戰的戰術重新佈署，會戰的兵力再爲增強，務必求得此一會戰的勝利，冀將敵焰壓下，扭轉乾坤！」

一個上了年紀人的陰險深處，平時很難爲人所知，最怕的就是話擠話，在一時情急下，才露真情。陶峙岳當年已六十多歲，他被田子梅的話擠到這裏，就忘了考慮，直言不諱的回稱：

「我陶某人一向不爲最高當局所重視，如今若有建言，說了還不是白說，否則我還會給黃埔

學子當了十年部下嗎？」

陶峙岳是保定前期出身，自調服西北軍旅，即歸黃埔一期出身的胡宗南將軍節制指揮，他認爲受了委屈。迄至民國三十五年七月，張治中出任西北軍政長官時，即時提升他出任副長官，才算脫離與胡宗南的部屬關係，遂有此言。在座的葉、田二將軍都是黃埔三、四期的同學，雖然知道陶所指另有其人，但其話中有刺，總覺得不是味道。他們三人的談話，因氣氛不對，頓時沉默下來。筆者爲了打破沉默尷尬局面，就不避「班門弄斧」之嫌，說：「以當前時局來看，愈來愈險惡，若不設法挽救，不僅東北、華北無望規復舊觀，東南也有難保之憂！」

「你有何挽救時局的高見呢？」這是陶峙岳慣用先發制人的口吻。

「揆諸我國歷朝歷代變局，每多爲華北勢力壓迫東南，又多由西北力量威迫華北。以當前情勢來論，如我們能將大西北的力量團結起來，就可進迫華北，挽救東南……」。

本人語方至此，尙未說完，性急的田子梅將軍就插嘴爲我打邊鼓說：

「李科長（筆者時任民政廳警政科長）這個提案，我舉雙手贊同。我們就擁護陶副長官，領導西北全體軍民，朝這條路上走。」

「擁護我有什麼用？要有真實的力量才行！」筆者爲了貫徹已見，便接著說：

「西北各省大都是回民，他們對無神論的共產黨，一向持反對態度。再論駐防於大西北的軍力，整個合起來，還有百萬之衆，這不就是大西

北的反共力量嗎！」

「那有這麼多的軍力呢？」

陶峙岳駐防西北已有十年之久，現在又身任副長官，對於西北地方有多少軍力，當然瞭如指掌。但他認爲指揮不便，或不便指揮的軍隊，都不算數，因而有此一問。但筆者與他的看法不同，在國家危急存亡絕續之秋，爲了求生存，地方派系的恩怨，都可拋於腦後，一筆勾消，於是我就指出西北各省駐軍數目：

「陝、甘兩省有五十萬吧？青、寧兩省有三十萬吧？綏遠尚有十萬吧？再加上我們新疆的十萬，不也有百萬之數嗎？」

「你太天真了！」當年筆者方三十出頭，而陶峙岳已六十多歲，二人年齡相差一半，因而他以責備小孩的口吻，來責備我，說：

「陝、甘兩省的駐軍，是胡（宗南）先生的，我能指揮嗎？青、寧兩地的軍隊是一馬（馬步芳、馬鴻逵）的，歷任長官都不便過問，我這個副長官能過問嗎？綏遠一向與西北無關，那能靠得住？再說我們駐新十萬國軍，邊防已感不足，焉能離開新疆一步呢？如此西北，怎能壓迫華北，挽救東南呢？」

民國三十七年徐蚌會戰前夕，中共的勢力，雖因史達林大力幫助，由東北發展到華北，但國軍的戰力，尙保持完整，且有最高領袖領導，沒有指揮不動的部隊，與未便過問的將領。只要位居要津的方面大員都能盡忠職守，和衷共濟，協力禦敵，中共的勢力雖已猖獗於北地，仍不足懼。筆者當時就本此旨，提出上項建言，雖遭陶峙

岳的輕視與責難，但筆者仍不甘心，就此罷論，乃又硬着頭皮，進一步解說：

「處此生死關頭的非常時期，各方都應打破常情來應變求存的。古人說：『精誠所至，金石為開』，何況是人呢？如陶先生誠心擔當此一扭轉乾坤的舵手，上下各方精誠團結，共渡時艱，未嘗不能成功呢？」

陶時岳一聽筆者要他領導西北各方，出面担任扭轉乾坤的舵手話後，就面帶慍色，厲聲回稱：

「你還年輕得很，天下那有這樣容易的事。古人說：『江山易改，本性難移』，以西北各方往昔積怨之深，於今一宵就想消除，那無異白日作夢。以當前全國大局來說，我在西北軍政副長官的地位，對西北大局的措施，只有遵從張長官（治中）的和平原則，來維持一個小康局面，就算盡責了。至於華北與東南如何演變，是老是壞，那是別人的事，我陶某人何必哈巴狗捉老鼠，多管閒事，自討沒趣？」

副長官竟是窩囊廢

我們四人約而遇的聚會，竟大論國共徐蚌會戰前途，也可說是葉成、田子梅、李郁塘三人舌戰陶時岳的一場論戰，結果因話不投機，只好到此為止。筆者想及他們三位將軍會面機會很少，可能繼續研究新疆軍情，未便參與，乃首先告辭。田子梅將軍第一次晉見陶時岳，印象不佳，大失所望，也不願多留，遂亦請退。我倆坐上吉甫車後，田將軍說：

「如此方面大員，硬以評判國家的前程悲觀來洩其個人私怨，尤且只長敵人的威風，滅自己的志氣。返防以後，必須設法請調，早日離開新疆為妙，免得追隨如此窩囊長官，將來一定會死無葬身之地！」

田子梅將軍此次晉省，原打算晉見頂頭上司陶時岳以後，順便再拜訪威震北疆的騎五軍馬呈祥軍長，與坐鎮迪化的城防司令羅恕人將軍。但因晉見陶時岳印象不佳，遽萌退意，也就不願再打擾別人，逕過返防地，即時電請坐鎮西安市的胡宗南上將把他調離新疆，以便為國效力。所述的理由，僅是人地不宜而已，根本不知他已成為史達林的眼中釘，要假手張治中，遲早要將他迫離新疆的。

胡宗南將軍接得田子梅請調電後，甚感為難，他顧慮田將軍是西北軍政長官部的部長，若貿然下令調離，不獲得張治中的同意，豈不結怨更深。這時張治中正在南京參加三人小組會議，胡宗南乃以函電告述田子梅請調事由，張治中的回電是：由子梅調任一事，離開新疆愈遠愈好。在張治中來說，田子梅是被史達林指名離新的人，這是真心話，但胡宗南認為這是張的氣話，反而不敢將田子梅調離西北軍政長官所屬範圍。最後乃採取一將兩就的辦法，准田師長率其師部少數幹部，離開新疆駐地吐魯番，移防隴南天水一帶，重新招兵買馬，另組新軍，其原屬三團舊部全留新疆，補充其他師旅兵力。在胡宗南與田子梅來說，這樣的離新措施，大而對得起國家，小而也對得起張治中、陶時岳二人了。

只顧私怨貽誤戎機

民國三十八年春，華北大局逆轉，四月廿四日，苦守年餘的山西省會太原市孤城，終被共軍攻陷。一野共會彭德懷，挾著戰勝晉軍餘威，親率五十萬大軍，轉頭向大西北推進，時經月餘，先將陝西省長安市攻下，繼向西北重鎮蘭州市進攻。西北軍政長官馬步芳將軍為了保衛蘭州，首先下令八十二軍在平涼一帶佈防堵截，繼之再令新疆警備總司令陶時岳派兵東援，若步兵行動緩慢，可令騎五軍先行東來。無如這時的陶時岳對馬步芳的舊恨新仇一齊湧上心頭，對國家前程置之不顧，竟計較其私人恩怨。所謂舊恨，是張治中去職以後，在陶時岳想來，理應由他繼任才是，但結果反成馬的副手，深覺不是味道，致形成舊恨。所謂新仇，是因馬長官就任伊始，竟接受堯樂博士的建議，要改組新疆省政府，撤換總司令，由堯樂博士繼任省主席，馬呈祥升任總司令（此中詳情容後文再述），此一更動雖被陶某加以嚇阻而未果，但如此不利於陶某作為，致釀成新仇。於今蘭州吃緊，欲調新疆國軍去解困，他焉能不設法阻止，以使馬家軍倒台，這就是馬家軍未能固守蘭州的真因。

當駐新疆軍援救蘭州無望之後，馬長官為了救急，再下令徵調駐於隴南二三一師，北上援蘭州。田子梅將軍獲令後，即時率其所部星夜趕程，北上增援。無如長官部與甘肅省政府因戰力不繼，已決定向河西走廊撤退，田部乃負起維護長官部與省政府安全重責，向西轉進。俟各機關退

到河西重鎮酒泉時，共會彭德懷在蘭州向國軍發
出召降令，只要放下武器，其他一概不追究。此
時軍政長官馬步芳與甘肅省主席馬鴻逵均飛廣州
述職，在羣龍無首情況下，退到酒泉的各將領，
眼看到了長城盡頭，山窮水盡之時，經時任長官
部代參謀長彭某領導向中共簽字投降。獨田子梅
將軍不為所動，拒絕簽字，仍然孤軍奮戰，惜因
衆寡懸殊，終不能敵，被迫再向西退，乃率領殘
部，保護甘肅省政府西退入新疆。田將軍退到哈
密之日，正是新疆軍政當局——陶峙岳、鮑爾漢
聯合通電降共之時，也是筆者贊助新疆反共邊民
領袖（如哈密專員堯樂博士、阿山專員烏斯滿、
財政廳長賈尼木汗與靖縣長烏靖彬等），組織
十萬邊民游擊總部之際。進而再將駐新十萬國軍
一起拉過來。尤想以時駐哈密的一七八旅（即四
十五師）為基本武力，因此一聽田將軍抵哈密，
筆者就邀同堯專員，前往其下榻處拜會。堯氏當
時就將由鮑爾漢傳來的確訊——俄僑史達林已將
新疆劃為己有，不准中共軍隊一兵一卒進入新疆
，新疆大局將由陶峙岳、鮑爾漢繼續維持現狀一
年。因而我們新疆反共游擊前程，大有可為，希
望田將軍先將病體養好，然後再着手拉攏國軍的
工作。田將軍聽畢堯老話後，他的病體就像好了
一半，用手一拍胸脯說：「此事我負全責，絕無
問題。」

田將軍死無葬身地

不意就在我們散會不久，時至午夜，駐哈密
國軍一七八旅（也就是田將軍舊部）的幾位團長，

因不滿陶峙岳通電降共之舉，竟領導各國士兵，
起而譁變抗議。影響所及，國軍譁變之情，迅速
遍及全疆，史達林一看情勢不妙，才改變初衷，
讓彭德懷、王震率部入新。筆者曾提議堯樂博士
向馬長官提案，改組新疆省政府主席與總司令於
先，又協助堯樂博士籌組反共游擊總部於後，中
共軍隊一入新，筆者就無容身之地（此中詳情後
文補述），乃向哈密西北路局商借了兩部大卡車
，率領由內地各省逃難抵哈密的要員：國大代表
韓克溫、立法委員馮大轟、甘肅高等法院檢察官
趙采農、甘肅民團日報社長關潔民、中廣公司蘭
州分社主任劉士烈、中央社蘭州分社主任唐雄、
北平藝術學院教授張立齋等六十多人，於民國卅
八年十月四日晚，也就是中共軍隊抵哈密的前夕，
決定離開新疆，臨行，筆者再度會晤田將軍，想
勸其帶病逃離鐵幕。無奈田將軍此時已病得不成
人樣，起坐飲食均得他人料理，怎能長途跋涉一
望無垠的塔里木大戈壁？及翻越冰天雪地的帕米
爾高原呢？會面以後，他只說：「我的大限已到
，死在自己的國土上算了，免作異鄉鬼。希望兄
趕快率領諸多愛國忠貞大員們離開新疆，吾願已
足！」這是田子梅將軍最後的遺言。

民國三十九年春，新疆反共游擊總部，在天
山東區組成，堯樂博士因地緣關係，且是衆望所
歸，被選為總司令，賈尼木汗與烏斯滿分任副總
司令，三人各率一軍在新疆境內展開反共游擊戰
。田子梅因病纏身，不克參與，但王震與王恩茂
二共酋，仍認事出哈密地區，由是主謀份子，以戰
犯罪名，將田先解到迪化監禁。俟民國三十九冬

，新疆反共總部按照原訂計劃，由天山區移往崑
崙山區時，烏斯滿、賈尼木汗二人為斷後部隊，
因一時大意，在羅布泊爾（現中共試爆處）中伏
，被共軍所俘，旋於民國四十年元月，解到迪化
公署遊街後，槍決於迪化街頭上。與此同時，田
子梅也被解到他原防地吐魯番，在公署遊街後，
押赴火絨山下，予以處死，其遺體竟被野犬餓鷹
吞食，真應了死無葬身之地的遺言。悲夫！

烈士神主入祀忠祠

田子梅將軍為國犧牲的往事，歷時三十餘年
，終由新疆傳到臺北，事被帕米爾鬻雪同志會獲
悉，乃專案呈請國防部，將田將軍神主奉入忠烈
祠，以慰忠魂。事屬聯勤總司令部留守業務署的
業務，該署為了慎重起見，先收集田將軍死難資
料，繼向新疆省政府辦事處去函求證，經該處回
函證實無誤，乃於民國七十二年九月三日奉准，
特將田子梅少將神主入祀臺北忠烈祠，茲附聯勤
總司令部留守業務署原函於後：

主旨：戡亂復國戰役烈士田子梅少將，奉核
准於民國七十二年九月三日秋祭大典
，入祀國民革命忠烈祠。請查照。

說明：依國防部史政編譯局72、8、17新維
字第四六二號函辦理。

署長 陸軍少將 王 樵

於今田子梅將軍神主入祀國民革命忠烈祠已
三年，筆者每年九月三日，必隨帕米爾鬻雪同志
會同志前往致祭，藉表敬意。田將軍忠魂，自此
得享國家春秋大祭，勳名亦永垂國史，英靈有知
，亦可含笑九泉矣！（未完待續）